

人與事：餘生祇為統一夢

“我們做夢也盼着統一。”這是千禧年前觀賞過的一部韓國電影《生死諜變》內的一句台詞。電影的節奏很快，劇情或有遺忘，唯上面的一句話一直都忘不了。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家庭，一個家族，誰不願意見到自家統一完整，繁榮昌盛，團圓祥和。不分國家地區種族膚色，都是這樣為統一夢一生奮鬥。

范光陵，一位已經九十開外的中國台灣老人，在當下疫情反復之中，仍在滬閩台等地穿梭奔走，為的是以中華五千年的傳統文化，將兩岸人民的距離拉近。他常幽默地同後輩們說，希望自己長命百歲，那麼親眼看見兩岸統一或不再是夢了。范光陵和家父陳春有一段佳話，情同手足，他倆是知交，情深似海，一起為兩岸和平統一大業作出過貢獻。



范光陵和作者的父親陳春在一起

現今互聯網的世界，仿似一切都無遠弗屆。上網搜索范老的資料，各種各樣千奇百怪。有說他是范仲淹的後人，書香世家傳承二十幾代；有說其父乃革命先驅中山先生的特別助理。到了他這代，在內地出生，台灣長大，美國求學，後來回台大教書。



艾文在上海藝術劇場和中外友人領讀范光陵新編 101 字孝經
他自創“新古詩”及“詩意油畫”，又將《孝

經》，濃縮至一百零一字，更有中英法日語等版本。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自組台灣經貿文化訪問團，打破當時寶島禁令，走訪內地，成為兩岸民間交流“破冰者”。在兩岸廣結善緣，共同推動兩岸和平統一，身體力行，不遺餘力。



范光陵在知名世界文化導演艾文主持活動中發表講話



范光陵應邀出席世界文化導演艾文策劃主持“孝愛人間”論壇。



本文作者和知名世界文化導演艾文在香港

國際會展中心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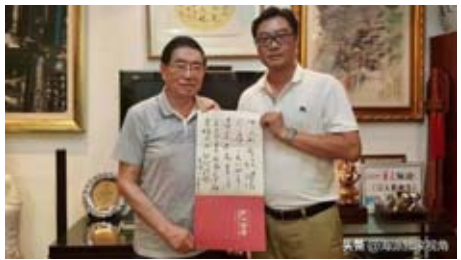
回想去年盛夏，在滬上有幸與范老歡聚暢談，他老人家知識淵博，閱歷豐富，思路敏捷，見到後生晚輩更是關愛有加，無所不談。言談間他不斷鼓勵年輕人要多讀書，多遊歷，與世界多接觸。他自己本身在三十多歲已取得美國猶他州立大學博士學位，之後在中國台灣地區取得了院士資歷。



本文作者和范光陵

范光陵雖然在台灣長大，美國深造，但作為炎黃子孫，中華兒女，他念念不忘的便是他的故土。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兩岸關係略有好轉之際，他便率團訪問內地。他親言彼時一下飛機，兩岸同胞熱情洋溢，親切握手，千言萬語，無比感觸。他即時有感而發賦詩一首：

海峽四十年，
歷史一瞬間，
相思如雨絲，
落入長江去。



本文作者獲得范光陵贈言

言談間老人笑中帶淚，彷彿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那天。是啊，多么美好的過去，當時大家都盼着回家團圓。我們的國家走過那么一段漫長的艱苦歲月，歷史告訴我們只有當我們緊緊的團結在一起，國家有力量，人民有希望。我們不需要懼怕任何外部力量的人侵與干擾，中

華民族的統一與偉大復興是任何敵對勢力都阻擋不了的。我們熱愛和平，也深信不疑五千年傳統文化孕育出承上啓下開拓未來的智慧與遠見，必能妥善解決好歷史遺留問題，祖國統一大業指日可待。



左四范光陵、左三陳中威、左二世界文化導演艾文在香港

2016年11月8日，香港舉辦“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時，我邀請范老和他的高徒知名世界文化導演艾文到港參加，范老發表講話強調兩岸和平統一，一起建設偉大中國，把孫中山先生等一切革命先輩為之奮鬥的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參加活動還有香港重量級人物“世界華人協會創辦兼會長程萬琦博士；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榮譽會長、世界古地圖收藏家譚兆璋教授以及孫中山海外基金會會長歐文；世界和平策進會會長歐陽振東；台灣中華工藝文化交流協會會長顧其華等知名人物。



左起譚兆璋、范光陵、歐文、艾文、陳中威等在香港孫中山廣場

回港後，范光陵語重心長的話語一直在我耳邊迴蕩，激勵我前行。2022 中秋將至，遙祝他健康長壽，早日夢想成真。

作者：陳中威/香港/中威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世界與中國雜誌社/社長。

孟浩然獻詩與命運糾結悖論

海龍

唐朝著名詩人孟浩然是中國詩史上的一個異數。他生於盛唐，一直有用世之志卻終生未曾入仕，最後在政治上困頓失意，以隱士終身。那是一個用人的時代，而當時的皇帝也還算得上識人。但他卻終身布衣。後來，他寄情山水鄉野，詩風亦發展為山水田園詩一路，被尊為一代詩宗，與王維齊名被推為這一派的鼻祖。孟浩然的詩風影響了後人無數世代，著名的詩仙李白讚美他曾有詩雲：“我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考其身世，孟浩然的一生卻遇到過很多傳奇事件和誤解。其中流傳最廣遠而且最為悲劇性的一個誤解是他和皇帝唐玄宗一段不期而然的相遇。這場相遇鑄就了他的一生。

據載在大唐開元年間，詩人孟浩然去京城撞大運想混上一官半職當當。他的詩在當時寫得很不錯，朝野爭頌。據說有一天他跟詩友王維在其官邸里談詩，突然門人來報唐玄宗李隆基駕到。孟浩然因為是布衣而且是唐突到此，當然不敢見駕龍顏；可府邸中又無處可避，情急之下就躲到了床下。

李隆基是個何等樣玻璃心肝伶人兒！他馬上察知了情形不對，命躲藏者出來。孟浩然只得倉惶叩拜。唐玄宗原是個附庸風雅的風流皇帝，自以為詩書上是內行，也彷彿聽說過孟浩然有詩才，就命他將生平得意之作念上幾首他來欣賞欣賞。

這對一般詩人來說應該是一個了不得的幸運。他們往往以為自己懷才不遇，自詡一身是寶，只是無由得奉天聽。這次皇帝老兒就在你眼前，連傳達錄音都不需要，親炙你的詩才，夠幸運的吧？

沒想到孟浩然的晦氣是達到了極點。千不該萬不該他不該念上了那首該死的《歲暮歸南山》。這《歲暮歸南山》是怎麼寫的呢？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歲暮歸南山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
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
白髮催人老，青陽逼歲除。
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這詩慢說皇帝讀了心里不太受用，就是今天我讀了也有點不太以為然。孟浩然在這兒太矯情，犯了文人裝斯文假清高的毛病。他既是來京城跑官，就不必酸文假醋；有幸碰到了皇帝，見到了真神，就該赤裸裸地登天梯不要臉一把，沒想到他竟假模假樣地賣弄清高起來！既求官就別充隱士，“休上書”你來此

何干？“歸敝廬”更不必在皇帝面前喧囂，那老兒才不在乎你這種詭詐。下面說的兩句就更不受聽了：看上去是謙虛但有裝痴賣窮之嫌。讀到這兒，皇帝的心緒已然全被破壞，他更不愛看下面那些孤寒貧酸的字句。

氣上心頭，龍顏不悅，皇帝老兒就發飆了，他說：“卿非不才之流，朕亦未為明主；然卿自不來見朕，朕未嘗棄卿也。”因命將他放歸南山，了其心願，孟浩然一世的功名便從此斷送了。

這個故事據說最早出現在《唐摭言》，後來連官修史書《新唐書》也載錄，其後又陸續見載于《唐才子傳》《北夢瑣言》《唐詩紀事》等書。

當然，讀了上面的故事，作為讀書人，我也為孟浩然略微不平。你皇帝老兒干嘛那么心虛對號入座，你難道就不容這些一向喜歡賣弄的詩人撒撒嬌？你須知詩人說“休上書”恰恰是要搶着諂媚上書的別一說，你不知詩人透露要隱居其實只是故作姿態虛晃一槍？“不才明主棄”難道此處說的“明主”是您？他這兒夸您是聖賢，明君尚且不避肉麻和來不及，又怎敢當面詆毀您呢？孟浩然在這兒充其量也不過是炫耀一下詩才，賣弄一下委婉的厚黑本領罷了；沒想到您空有風流皇帝喜讀詩書的虛名，竟連在下這么淺顯、體貼到位的巧諂媚都不能解。豈不是冤殺奴家、冤殺奴家也么哥！——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這笨得可愛的皇帝卻誤了孟詩人的一生。

有現代學者考證這傳說只是小說家言並不足徵信，這是對孟浩然的污蔑。然無風不起浪，為什麼唐朝詩人逾千，別人不栽贓張浩然李浩然偏偏去栽贓這位可憐的孟浩然呢？俗謂蒼蠅不叮無縫的雞蛋，如果孟詩人一向高風亮節為什麼那么多古代著書人都跟他過不去呢？

南宋時《唐詩紀事》里記述這個故事時還有下半截。那里敘述到孟浩然因為念了《歲暮歸南山》



被玄宗皇帝賜旨放歸後，皇帝氣憤猶鬱結于胸，認為孟浩然是故意忤逆他的龍鱗。他忿忿地說“他為什麼不念‘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呢？”——問得有理。孟浩然真的清高嗎？他既然寫了這首《洞庭湖》詩，為什麼當時不湊時局，識大體地念念它來給皇帝老兒消遣消遣呢？

那么，到底這又是一首什麼樣的詩呢？端是好詩。我們不妨一起來拜讀一下：

臨洞庭贈張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
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
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
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這詩是他寫了準備獻給張丞相的。用意也非常顯豁，是為了找份像樣的工作，受到提拔。這詩寫得委婉、

虔誠，而且氣派非凡。特別是寫景抒情的三四兩句，被視為千古絕唱獨步千年，至今無人能出其右。詩的上面寫景寫得好，下面求情也求得妙。寫欲得人提拔裏贊得謙卑但不失尊嚴，雖然獻身之情溢于言表但有情有嘆，哀婉淒清，令人不勝唏噓而不忍不施援手。特別是，這詩寫得不肉麻。

可以想見，如果當日遇唐玄宗孟詩人念了這首詩他的命運一定會是兩樣的。可惜他吃錯了藥，不知哪根筋出了問題，念了那勞什子《歸南山》。

《唐詩紀事》里上面的傳說顯然是後世人編造出來的。唐玄宗不會這麼傻地公然點題。那么，後人又為什麼多事纂出這個結局來呢？顯然是寫書人為孟浩然不平，他們深知孟詩人的另一面，並可惜他的這一面不為明君所知。甚至後來編《唐詩別裁》的沈德潛在這首詩下亦痛心批道：“時不誦《臨洞庭》而誦《歸南山》，命實為之，浩然亦不能自主者耶？”沈德潛為之扼腕太息再四，不能勝情，可見他當日只讀到了《唐才子傳》而沒有見到《唐詩紀事》。

命運弄人，有的事是你窮一生之功也說不清的。

其實孟浩然的悲劇不在於他擇詩不慎，而在于他錯生了年代。初唐時人憑本領用於世，而到他那個時候無人提携就終生無緣。這就勾引得文人巧取仕的諂媚之風盛行。眾所周知孟浩然是一個以隱居著名的詩人。可他的隱居或僅僅是一種姿態。他終生渴望着“達則兼濟天下”，這樣就決定了他的患得患失；像一個怨婦，永夜等待那一聲呼喚。可其時艱難當道，當官成了夢想。而他卻滿心濟時用世，自許頗高；待經國為政並無良策，只好退而歸隱求名。他的隱居，表面隱逸清高，一心卻回頭張望着京城動靜，心想着魏闕；說穿了，是沽名釣譽，待價而沽。是故古人評之曰“狷潔”，是深得他的精神三昧的。

他的悲劇的另一個起因還在於附庸風雅的唐明皇的美學修養太差，他不懂得詩歌創作的規律。文學批評是應該有距離感的，最忌對號入座。而作詩，恰如韓愈所言：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孟浩然寫詩或擇詩往往以美學原則為第一標準。古人云詩可以興、觀、群、怨。特別是詩可以怨，古羅馬詩人賀拉斯在其《詩藝》中亦稱“憤怒出詩人”。歌功頌德的詩一般都無理趣，作詩的精華在於有感而發，有怨才能有幽曲婉轉的詩意。而這一點，受人吹捧和寵愛慣了的皇帝老兒哪能理解呢！於是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本文開頭那一幕誤讀。

沒能如願當官，對孟浩然來說可能是個不幸，但對唐朝的詩壇乃至中國的詩壇來說卻是個大幸。中國自古最不缺的就是庸官。而憑着孟浩然獻詩的那種迂腐或冬烘勁兒（這還算是客氣的說法），或者說那種不識時務的執拗勁兒，慢說他當不了官兒，縱是他僥倖當了官，也保不定哪天會把官兒弄丟了。弄丟了官還不是最不幸的，最可怕的是他有可能連命都丟掉。

從這個角度講，孟浩然獻詩碰了一鼻子灰倒未嘗是件壞事。唐朝少了一個庸官，中國詩史上反倒掀開了亮麗的、自然蒼秀的一頁。

沒有玩火的本領切莫往火前湊。須知，官兒這玩藝不是人人可當的。某些官路兒，不缺德透頂、味透了良心，想吃這碗飯，他孟浩然道行還嫩了些。讀到前面他與做官錯失交臂好多人為他嘆惋，我倒為他慶幸。沒做官的他倒是寫了很多好詩，而且落了個全屍。我不敢保證他若當官能有這樣的結局。